拔节生长的雄安

徐锦庚

逐梦

雄安，作为地理概念，特指河北省雄县、容城县、安新县及周边部分区域。取“雄安”，寓意深长：雄韬伟略，长治久安。

2017年4月1日，一则重大消息正式对外公布——“日前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通知，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。”

一晃，5年过去，雄安新区建设如何？怀着好奇，我踏上这片热土。

从北京西站出发，高铁一小时到达雄安站。雄安站地上三层、地下二层，造型为“青莲滴露”，宛如荷叶上的露珠。

出站西行，沿津雄高速疾驶。约半小时，出高速口。路南塔吊耸立，是新区起步区；路北楼群蜿蜒，由东而西，依次是容东片区、容城县城、容西片区。

在雄安，我邂逅这样一些人。

啃了块硬骨头

李长友生于1971年，正值年富力强。然而，在150人的项目部，他已是“老人”。他的搭档祁海涛，小他17岁。这支队伍，平均年龄32岁。

长友的项目在容西片区。容西安置房建设共10个标段，9个由央企承建。中建七局四公司承建C2标段，长友是项目书记，海涛是项目经理。C2标段体量不小，但在10个标段中，却只是“幺弟”。

中标后，四公司调遣精锐。长友来自华北区域，海涛来自河南区域。2020年12月30日，两拨人马会师容城。

2021年元旦，大家半夜冻醒。天亮才知，容城零下27摄氏度，宾馆的空调外机全被冻坏。

2021年1月2日上午，容西片区安置房开工。四顾两茫茫，哪处是C2？谁也说不清，只能靠手机定位。寒风如刀，大伙儿冻得直哆嗦，手机也自动关机。为了标识地块，大家扛着铁锹，在四周刨坑插旗。脚踩在铁锹上，刚一使劲，人就摔个嘴啃泥——冻土坚硬，铁锹打滑。挖掘机也打怵，一铲斗下去，机身直哆嗦。好不容易挖开，冻土深达一米。

一个多月后，腊月二十九，C2项目部率先建成，第一个亮灯入住。

新区建设，质量为先，加上工期、安全、扬尘、防疫、信访等指标同步考核。检查频次高，设排名榜。检查制度严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必严厉处罚。每家施工单位，均打起十二分精神。

工期紧迫，长友和海涛“压力山大”。从打桩到交付，仅18个月，今年6月30日，必须统一交付。这期间，要完成土建、精装、市政、绿化、道路等工程。每天任务须当天完成，哪怕延误半天，也会打乱全局。为了抢工期，他们早上6点起，半夜2点睡，每天只睡4小时，往床上一倒，就鼾声如雷。

绿色、创新、智能，是雄安三大要素。即使施工现场，也初见端倪。在C2项目部，有智慧工地科技展示中心，工人在岗表现、有无安全隐患、车辆人员进出、机械作业状况，屏幕上一目了然。塔吊装载防碰撞系统，吊钩可视化，驾驶员对着屏幕，就能准确操作。还采用倾斜摄影，配备无人机，每天空中巡查，拍摄视频、图片。

施工现场人来车往，马达轰鸣。长友说，容西片区最多时近10万人，容东片区规模更大，最多时有十四五万人。

安置房主体已完成，室内正精装修。长友带我走进样板房。“这里所用材料，都是一线品牌。”长友说，“省委、省政府要求很高，连踢脚线与户内门、柜体的面板颜色，也要保持一致。对客厅窗户、楼梯护栏，都提出了具体要求。”

我很惊讶：“管这么细？”

“开始，我也不理解。”长友说，“后来，想明白了。雄安新区建设，是‘千年大计，国家大事’！”

“雄一代”落户了

有时，一念之间的选择，往往改变人生。比如陈傲天。

傲天生于1995年，在武汉长大。上高中时，一天找表哥玩。表哥大专毕业，学的是测绘。他顺口问：“测绘专业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。”表哥说，“将来你也考测绘吧。”

他心里一动：“考哪所学校好？”

“武汉大学。”表哥说，“那里的测绘专业，是全国最好的！”

他记在心里，高考时，果然填了。

进了校门，他直呼幸运：上《测绘学概论》时，居然6位院士共同授课！

傲天迷上了测绘，大学毕业继续读研。

2018年底，傲天找工作时，看到一则信息：雄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招人。他第一次知道，在遥远的北方，有一个雄安新区。上网一查，觉得不错，遂投了简历。

笔试顺利通过，他到北京面试。测绘岗位招4人，应聘者数十。

面试还算顺利。最后一道题，面试官提问：“在新区开展‘多测合一’，有什么优势？”

“多测合一？”这个陌生名词，让他如坠云雾。

面试官相视一笑，没再细问。

出了考场，傲天有些泄气。成绩公布后，他名列第五，没希望了。

2019年4月，傲天接到陌生电话，是雄安新区的，说前面4人中，有一人放弃，他可以递补。

傲天有些惋惜：“很抱歉，我已在武汉签约了。”

对方正欲挂电话，他突然说：“等等！让我再想想，好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对方说，“不过，你明天得答复我。”

放下电话，傲天思量：武汉测绘界人才济济，发展空间有限；雄安是新兴城市，大有用武之地。

他决定，去雄安！

2019年7月，傲天来到雄安，原以为是荒郊野外，到容城一看，比想象中好多了！

一张白纸绘蓝图，新区规建局举足轻重，配备多名副局长，均为挂职支援专家。一位副局长分管测绘，相中傲天，带到身边，悉心传教，让他受益匪浅。

无巧不成书。傲天又与“冤家”打照面——在专家指导下，参与编写新区“多测合一”的制度标准。

傲天在市民服务中心办公，这是雄安第一座建筑物。在他眼皮底下，周边的工地上，每天都带给他惊喜：雄安，犹如雨后春笋，一天一拔节，天天在长高！

很快，这座创新之城，带给他更大惊喜：不仅往天上“长”，还往地下“长”，将实现三“城”共存：地上城、地下城、云上城——

“地下城”，即地下分4层：浅层空间，包括商业、娱乐和人行通道；次浅层空间，以市政设施为主，包括管廊和物流；次深层及深层空间，以保护资源为主。

“云上城”，即拓展数字空间，国土空间的规、建、管、养、运、维，均实现数字化、智能化管控。

傲天也同生共长，成为一名设计师。现在，他已是“多测合一”行家，在培训班上从容讲授，为200多人解疑释惑。

“我很庆幸来雄安。”别看傲天稚气未脱，谈吐有板有眼，“如果留在武汉，我可能还是个‘菜鸟’。是雄安为我提供平台、创造机遇，是专家的言传身教，让我快速成长、充满自信！”

“下一步有什么规划？”我问。

“我决定在雄安扎根，户口已迁来，马上就落户。”傲天神情自豪，“我是‘雄一代’呢！”

一群痴情汉子

第一次扣大罩时，田汉卿绝对想不到，有朝一日，他会研究起白洋淀的渔猎文化。

汉卿生于1963年，河北省安新县圈头乡东田庄人。圈头乡居白洋淀中心，是纯水乡。汉卿在白洋淀泡大，打小跟着爹捕鱼。淀里的渔民，多有家传绝活，汉卿爹擅扣大罩。

高中毕业后，汉卿棹船，爹扣罩。这天，爹说，你跟我学了这么久，该试试身手了，今天你掌罩吧。

早春的白洋淀，淀面雾气袅绕，淀水清澈见底，却难觅鱼踪——因水温低，鱼偎窝恋苇，不爱吃食，也不爱游动。汉卿按爹指点，选一处枯萎苇堆，举起大罩，腾空跃起，猛地往下扣。丈余高的大罩，瞬间没入水中，只露出罩拐。水面平静后，泛起一串水泡。汉卿一脚踏在船头，一脚踩住罩拐，操起三股叉，对准水泡，狠狠扎下，往上一提，哈！一条大鲤鱼摇头摆尾。

汉卿连扣几罩，头上热气腾腾。他脱掉棉衣，掬了一捧淀水，送进嘴里，顿时浑身舒畅——这一幕，深深刻入汉卿脑海，成了他的乡愁。

此后的记忆，渐渐浑浊：先是淀水污染，不敢直饮；之后两度干涸，淀底能跑车；再通水后，污染渐重，鱼虾渐少。淀区渔业衰落，渔民有的赴天津、内蒙古、东北打鱼，有的倒腾起水产。

汉卿去东北捕过鱼，到河南开过矿，还办过印刷厂，后来经销水产品，在县城安了家。这几年，经过治理，白洋淀水清了，鱼多了，生态环境转好。然而，少年那份记忆，始终萦绕于汉卿的心头。

千百年来，白洋淀渔民融南汇北，穷尽技巧，渔具五花八门，渔法种类繁多。这些历史如果失传，该多可惜啊！汉卿萌生大胆念头：写一本书！

凭着记忆，他艰难写了数十页，力不从心。光凭自己，恐难遂愿。“对了，找石矿去！”

石矿姓夏，是他同学，本乡桥东村人，担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。两人一拍即合：抢救性发掘，留住乡愁！

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两人又找到赵克琪。老赵年逾花甲，是摄影师，也是水乡人，欣然加盟。汉卿人脉广，打前站，石矿和老赵跟进，录制视频，拍摄照片，整理文字。

一些绝活濒临失传，发掘殊为不易。汉卿曾对绝活着迷，四处拜师。然而，渔家有传统：传子不传徒，传媳不传女。无论他如何虔诚，仍处处碰壁。

就在这当口，雄安新区设立了，三人劲头更足，走访老渔民时，张口闭口雄安。老人们乐了：“这些，雄安新区用得上？甭磨叽了，只管问！”

漾堤口村的刘永昌，四世放鹰，驯养捕鱼，绝技秘不外传，这回和盘托出。说到关键处，老人连比带划，绘声绘色，直到他们听懂、录全。

岳父捕鼋鱼的秘招，一直让汉卿心心念念。老人早已去世，幸亏传给仨儿。为得到秘招，汉卿拉着媳妇，多次登门求教。

三舅哥面露难色。汉卿拿话激他：“年岁不饶人，我们讨教过的老人中，已经走了三四个，我们着急啊！”

汉卿媳妇跟着帮腔：“三哥，汉卿不是偷艺，是抢救性发掘呀，是为新区作贡献呢。眼看要搬出淀区，您这手艺使不上，荒废了多可惜！不如记到书里，给后人留个念想。”

三舅哥低头抽罢闷烟，一跺脚：“我豁出去了！”

有些渔法须夜间作业，拍摄作业场景时，汉卿棹船，石矿打灯，老赵拍摄。淀里蚊蠓多，晚上灯光一亮，直往口鼻钻。老赵双手握相机，腾不出手，任蚊蠓叮咬。

为拍摄鱼类照片，他们买来大鱼缸，饲养30多种鱼。缸前挂一帷幕，老赵藏身幕后，通过幕帘孔洞，长时间蹲守，捕捉鱼的最佳游姿。

春去秋来，他们踏遍白洋淀，访尽老渔民，筛选渔具渔法，共编入9大类、98种，同时配图近千张，展现四季捕捞场景，还请人手绘示意图，多达300幅。

2020年6月，《白洋淀渔猎文化》（上、下）问世。

我在白洋淀采风时，汉卿和石矿是向导。阳春三月，大堤满目葱绿，传递着春的气息。

他俩给我的“见面礼”，便是这两本书，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。我感慨：“你俩不愧是白洋淀文化的记录者！”

“我们是喝白洋淀水长大的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的根在白洋淀！”石矿说。

汉卿接过话：“雄安新区建设，是白洋淀的千年良机。我们是白洋淀巨变的见证者！”

一个幸运家庭

“俊楼果然住俊楼了，哈哈！”曹德仲打趣。

俊楼姓袁，河北省容城县城关镇白塔村人。出生时，家里正盖新房，砖木结构。娘甚得意：娃就叫俊楼吧！

俊楼嫁在大河镇南文村，丈夫就是德仲。德仲开过小四轮，办过小作坊，兼顾庄稼活儿，一干半辈子。膝下一对儿女，均已成家，四代同堂，其乐融融。万般皆知足，唯有一憾事：没住上楼房。

其实，房子早就翻盖，且是砖混的，可还是平房。每回进城，看到漂亮楼房时，俊楼就挪不动步：“瞧这楼房，多敞亮！”

德仲发窘，拿话搪塞：“嘿嘿，一切都会有的！”

“嘁！天上还能掉馅饼？”俊楼撇撇嘴，“真掉了馅饼，也砸不到咱头上！”

雄安新区设立后，南文村首批拆迁，采取货币补偿。老两口噗嗤笑出声：“馅饼真砸到咱头上了！”

从拆迁到回迁，过渡期一年，政府发补贴，村民自行安置。德仲、俊楼进城租房。虽说上了楼，可在人家屋檐下，找不到感觉。

听说回迁到容东片区，德仲隔三岔五往工地跑，眼看着挖基坑、立塔吊、起高楼，回家后美得不行，如数家珍，眉飞色舞。

回迁时，按户计，人均可置换50平方米、购买20平方米，购买单价7000元。德仲夫妻加母亲，要了两套房，大的120平方米，小的90平方米，补偿款还有剩。儿子一家四口，要了三套房。女儿一家三口，分得两套。

拿到钥匙那天，德仲一家直奔和谐园。房子在九号楼九层，打开房门，眼前一亮：板楼结构，南北通透，全套精装修，贴着墙纸，铺着地板，还有地暖，双层窗玻璃，铝合金窗框。

“敞亮，敞亮！”俊楼嘴里念念有词，“我没做梦吧，德仲？”

去年11月，德仲、俊楼搬进新家。我登门时，满屋都是新的——新沙发、新茶几、新餐桌、新冰箱、新电视、新空调。“好马得配好鞍。嘿嘿！”德仲直乐。

凭窗远眺：楼群错落有致，马路宽敞通达，水渠波光粼粼，行道树绿意婆娑。德仲指点着：“这是档案馆，馆前面是幼儿园，马路对面是小学。”

孙女上小学四年级，俊楼每天接送。“出门才两三百米，很方便，什么事儿都不耽误。”

“另外一套房呢？”我问。

“在和顺园。出租了。”德仲说，“每月2000元，租客在新区上班。”

“住惯了农村，进城习惯吗？”

“环境这么好，还能不习惯？”德仲眉开眼笑，“你瞧，人在街上走，就像逛公园。每天晚上，我们都要遛一圈，享受享受。”

俊楼的名字，引起我的兴趣。德仲来劲了，眉毛上扬：“这名字取得好吧？俊楼果然住俊楼了，哈哈！”

“咋样？”俊楼有几分得意，“咱娘有远见吧？”

“哪是你娘有远见？是咱们幸运，赶上中央政策好！”德仲认真纠正，“从平房搬进楼房，从一房变成多房，我们是雄安建设的受益者！”

此刻，阳光明媚，窗外一片生机盎然。

雄安的春天来了！

图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。

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供图

题图为从雄安郊野公园眺望容东片区。 **杨亚文**摄

版式设计：**赵偲汝**

我与一座城

蓬莱的诗意画卷

陈文念

不知不觉间，我在海滨小城蓬莱已居住四十年了。

我与蓬莱的缘分，源于一纸录取通知书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，我从农村考进蓬莱县城一所中等师范学校，来到有诸多神话传说的“人间仙境”蓬莱。从此以后，每当有人问我“你是哪里人”，我都会自豪地说：“我是蓬莱人。”

如今的蓬莱已成为烟台市蓬莱区。一直以来，蓬莱名声在外。它依山傍海，风景秀美，气候宜人。在这里，白色浪花亲吻着海岸，长长的海岸线呈弧形，烘托着一字排列的蓬莱阁、八仙渡和三仙山。

我对蓬莱的最早印象，是蓬莱籍作家杨朔在散文名篇《海市》中，对人间奇景海市的细腻描绘：“只见海天相连处，原先的岛屿一时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，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，黑苍苍的，像水墨画一样……山峦时时变化着，一会山头上幻出一座宝塔，一会山洼里又现出一座城市……又过一会儿，山峦城市慢慢消下去，越来越淡，转眼间，天青海碧，什么都不见了……”大自然的生花妙笔、鬼斧神工，时不时演绎着海市胜景。古人甚至认为，那就是神话里的海上仙山。这也给人们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，怎一个“浪漫”了得！

初到蓬莱时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城所偎依着的大海，以及海边丹崖山上宋朝始建的蓬莱阁。夏季造访蓬莱阁，海风飘袖，爽气袭襟。再一瞧阁后，海天一色，风景令人叫绝。在我看来，这座小城既古且美。古，是因为它已有两千一百余年的悠久历史；美，是因为那山、海、林、阁的风光，如诗如画。

那时，蓬莱城的街道很窄，只有四五条柏油马路。窄窄的路面上飞扬着尘土。路两旁是一些小板房。我就读的学校在城郊，是一排挨一排的平房，门前是村里的蔬菜地。

毕业后我留校工作，终于可以更仔细地去访问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。从此，我在这里扎下根来，在它的怀抱里尽情呼吸，在这片土地上生儿育女。我与蓬莱朝夕相依，我对蓬莱也越来越熟悉，从地理外貌到环境气候，从饮食特点到人的性格。蓬莱地势南高北低，靠海的北关路没有高楼，可眺望大海。这里气候宜人，空气清新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。在小城里，我最爱吃的是蓬莱小面和鲅鱼水饺。每次出差归来，我都要吃上一碗细长的蓬莱小面。那鲅鱼水饺个头大，皮薄馅多，调的鱼馅十分讲究，味道独特。或许是受大海的熏陶，蓬莱人的性格豪放率真，热情好客。我渐渐品味到这座小城独特的气质风格，越发感受到它的魅力。悠悠几十载光阴，小城还给我提供了不竭的创作资源。访山、看海、登阁、穿古巷、访名居……我想在字里行间，描绘出蓬莱一幅幅美好的诗意画卷。

生活在蓬莱四十多年的我，也见证着它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如今，这片土地楼房林立，街道宽阔，柏油路四通八达。古城风情浓郁，特色鲜明，道路两边，白墙灰瓦，古香古色。一些新景点、新建筑也一天天拔地而起，成为蓬莱的新地标。不过，有外地朋友过来，我还是会领着他们登临最著名的蓬莱阁。客人总想一睹心仪已久的海市蜃楼，有的还情不自禁吟咏起《海市》等名篇。比起当年杨朔先生的描述，今天的蓬莱更加风景如画，而且生态宜居，不愧是一处充满了浪漫风情的海滨旅游度假之地。

下图为蓬莱阁古建筑群。 **影像中国**

大地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